

让职业女性迷失的办公室游戏潜规则

迷途的 OL

[日] 奥田英朗/著 沈胡婷/译



当女孩变成女人，

熟悉的办公室却越来越陌生。

那曾经游刃有余的办公室游戏，

越来越玩不起……

黄山书社



Z228.4

11

迷途的OL

[日] 奥田英朗/著

沈胡婷/译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途的 OL/ (日) 奥田英朗著; 沈胡婷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07. 3

ISBN 978-7-80707-641-4

I. 迷… II. ①奥…②沈… III. 女性-生活-通俗读物
IV. Z228.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175 号

《GIRL》

© Okuda Hideo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黄山书社独家出版发行

迷途的 OL

(日) 奥田英朗 著

沈胡婷 译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1 字数: 130 千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 01 公寓 /
- 37 升职 /
- 71 Girl /
- 107 Working Mother /
- 139 年轮 /



这次简直全身都凉透了。
原来自己可以那么无所顾忌，
其实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1

好朋友惠买了一套公寓。

已经签好了合同，剩下的就只等楼建好以后搬进去了。

石原缘听说以后觉得很受打击，因为事前没有人告诉她。

“对不起，对不起。”从大学到现在已经有十六年交情的惠，在回公司路上的一间咖啡厅里，面对着缘像个大叔一样前后摆动着她的手。

“事情是突然决定的，公司的同事邀我去看房子模型，这一看我就一眼相中了……”

“就算是这样，你也该和我说一声呀……”

缘的口气显得有些不高兴。虽然惠没有向她报告的义务，但她还是觉得被背叛了。惠以前还说根本没有买房的想法。

“房子很不错呢！在十二层楼的第十层，是西南角的房间。如果不是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也不会买。南侧是第一住宅区，所以没有高层的建筑，一眼就可以望见新宿的中心地带，几乎能看见



全景呢！”

“是吗？”

不知不觉间，缘慢慢地被谈话的内容吸引了。能看见新宿中心的高层建筑群，该是多么让人羡慕呀！

“老实说，考虑到我的年薪，这确实是一次很奢侈的消费，但其他方面如果节约点的话，总还是会有办法的——啊，对了，年底的意大利旅行我就不去了啊。”

“啊——”缘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上周我带着安全帽去看了看还在建筑中的房子。一想到那里即将变成自己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兴奋。我叔叔盖房子时那种感慨万千的感受我现在有一些理解了。”惠眯着眼睛继续说着。

“别人问我装修的问题，我把本来应该是日式的房间改成了储衣间。反正是一个人住，我觉得还是方便一些比较好。”

“哦。”缘一边答应着，一边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孤寂涌了上来，难以解释。但也不想解释。

“坦白说我父母可没有给我好脸色，他们担心我结婚的话可怎么办。我爸爸总是满脸阴沉。但是我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啊。这不是没有办法嘛。比起为了不确定的将来去准备，我觉得更应该脚踏实地地活在现实中。”

“厉害啊！小惠。”缘不觉得叹了一口气。

“房子是公司前辈转卖的。”惠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我们科室里有个离过三次婚的女主任非常积极地生活着。我想我也要向她学着点。”

“百货店真好啊。我那边的前辈净是一些老头儿。”

缘托着下巴嘟囔着。小惠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里负责组织一些特别活动，而缘在一家大型生命保险公司的宣传科工作。今年都是进入公司的第十二年。而到今年秋天，两人都三十四岁了。

“我盖章的时候，心扑通扑通跳呢。觉得就没有退路了——”

惠关于她房子的话题越拉越长，光在咖啡厅聊天根本不尽

兴,于是两人把地点换到意大利餐厅继续聊。这也是缘央求的,买房这样的事简直就像冒险故事一样有意思。

惠那天很活泼,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显得很漂亮。

一个人回家后,缘心里不禁有些阴暗。二十五岁开始一个人生活,马上就要十年了。现在的公寓是租的,租金是十六万日圆。

觉得自己支付高额的房租已经像个傻瓜一样了,所以想到买房实在是很是踌躇。或者更可以说是脑子一直没有怎么动,不怎么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

打开窗户,走进阳台。从四楼眺望的风景实在是平淡无奇,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有那安静的住宅街。缘给挂在扶手上方的盆栽浇了水。房子太缺乏情趣了,只稍微装饰了一下,没有进行认真的阳台园艺,因为她总觉得这只是个临时的住所。

公寓啊……缘深深叹了口气。想要,可是不想买。不想陷进这种情绪太深。

看了一会儿夜景。吸着规定好一天五根的烟。透过楼和楼之间的空隙,能看到市中心少数几栋高楼,也算是小小的心理安慰吧。

“早安!”

缘的话音一落,办公室的上班铃就像配合她似的发出响亮的敲打声。“石原,还是干得那么漂亮啊——”同事樱井装作很佩服的样子把尾音拖长。缘总是上午九点刚刚好赶到公司,就像算准了一样。每天都会有一班电车,让她出站后即使不紧不慢地走也能在九点正好到达公司。

总务部宣传科的男人们都在三十分前就到了公司,那都是因为部长四十分钟前就开始坐在桌子前看经济新闻了。

喝着做钟点工的女孩给自己泡的茶,缘打开了电脑。一边查阅着公司内部邮件,一边听着山田科长讲业务联络。

“今天企划部会把新商品的概要交上来,负责的人记得把报



纸上发表的内容归纳一下。还有,下午和电通公司有联欢会,樱井你要出席。关于从日经新闻接到通知,要求来采访的事……喂,石原,你在听吗?”

“听着呢。”

缘握着鼠标草草地回答。四十三岁的山田性格温厚,从没粗暴地说过话。

“时间表的调整拜托给石原可以么?”

“可以,可是如果还像上次那样事到临头却取消的话,就算是秘书室的人我也会说她们的啊。”

“别那么不高兴。”山田安慰道,“努力不要让双方产生不和,不正是我们宣传科的工作嘛。”

缘耸耸肩没出声。要反驳的话理由太多了,可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算了吧。

“那个,科长。上次关于东亚经济的报道,秘书室很不满呢。”樱井说。

“是觉得内容不合适吗?还是我们误解了事实?”山田脸上愁云密布。

“据说是专务董事的照片显得很老,他很不高兴,问宣传部门审查过照片没有。”

“不好办啊。怎么回答好?”

“那种事别管就行了。又不是时尚报道,只是老人斑有些明显而已……”缘插话说。公司其他部门总是对宣传科出些无理难题。

“喂,石原,说话注意点。”山田低声说,“怎么办呢?要部长去道歉?”

“这样会养成坏毛病哦!”缘说。

“你别说话。”

男人们在想着对策,缘不理睬他们,去回复公司的内部邮件。邮件都是些办公室女人们无聊的闲谈罢了。

来总务部宣传科半年了,这是做过营业、管理后的第三个部

门。最开始的时候，想着也许能和媒体的人成为朋友而非常高兴，可实际上却尽是些不起眼的工作。新闻记者中也只有经济报的大叔记者才会过来。

还有，宣传科的男人们也很不起眼。他们追求言谈举止的圆滑，性格太过中规中矩，是典型的消极主义。总是但求相安无事，过着受“先例”和“习惯”支配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他们，明明是做宣传的，但比起公司外部来更重视公司内部，总是窥视着其他部门的脸色行事。

“今后采访董事的话，都给他们做个发型怎么样？”

缘随便开了个玩笑，山田却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喂，喂”地要追问到底了。科室里尽是这样的男人，所以在工作场合，缘总是由着性子来。背地里，她被人叫做“单身贵族派”、“宣传科的石原首长”。这些叫法对一个女孩来说实在很失礼。

工作开始了，大家走向自己的办公桌。缘问了问邻桌的樱井。樱井和她同岁，比她晚一年进入公司，家里有太太和两个孩子。

“问个事儿，樱井君是住在公寓里的吗？”

“不，独栋的楼。”

“那是买的吗？”

“是的，两年前买的。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嘛。而且并不想把公寓当做过渡，而是一开始就觉得买独栋的比较划算。”

“哦——厉害啊。也就是说三十二岁就成了一国一城的主人了。”

“哪有那么夸张。又是在郊外，而且充其量也就一百六十多平米，还是以出售为目的的新建住宅。”樱井害羞的样子很可爱。

“资金周转怎么办？”缘调整了一下椅子的朝向，身子探了出来。

“怎么了？一脸正经的。”

“你别管了。来说说嘛，首付啊、分期付款啊什么的。”

樱井龇了龇下唇，耸耸肩。披露的内情，也不过是对于三十



多岁的公司职员来说非常普通的常识。本来大型生命保险公司的工资就比平均水平高很多。

“住过单身宿舍,公司职工宿舍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吧。在公司里存十年钱,平均该有一千万吧。”

“男人就是狡猾啊!”缘皱了皱眉头。

“你的住房补助发了吧?对了,石原,宿舍或者公司职工宿舍你能忍受一下吗?”

“死都不住。”

缘立即回答。樱井苦笑了一下。对缘来说,和丈夫一起住在公司职工宿舍里的妻子们都是怪物。

“对了,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啊?”

“嗯?随便问问……”缘陷进椅子上,拢了拢头发,“也差不多是换新公寓的时候了,我想是不是买一个比较好。”其实说要换新公寓是假的。

“你现在房租多少钱?”

“十六万。”

“啊?!你也太阔气了吧。房租不都是打水漂的钱嘛。”

“但是,这世界就是看你能不能通过假想的房子来安慰自己了。”

“这只是个基督徒式的想象。只有得到最终的栖身之地才能安定最初的精神,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嘛。”

“哎哟,那看来我不是日本人,是西洋人啦。也不像农民。”

缘逞强地说。但是安定精神这种说法她还是接受了。看着惠,她感到一种焦躁,那是因为她那个好朋友底气十足。缘感觉像被人扔下不管了。

缘再次环顾了科室一圈。男人们大都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家庭。二十多岁的单身汉住在宿舍里,而作为派遣员工的年轻女职员都是回父母家。旁边那个科室里,有工作两年以上的独身女子,但是关于她们住哪的问题也没听人说过。

大家,为什么不在这里呢?同一年进入公司的大学毕业的女

孩有十个,结婚、生育、跳槽,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大家都各奔东西了。至今还记得泡沫经济刚崩溃时,人事部长说:“我们录用的都是很坚强的人。”

可我不坚强啊——缘叹了口气。都已经在这公司干了十二年了,可现在仍然还有“我随时都可以不干了”这样草率的想法。

“石原,秘书室那边送来了采访日程安排的备选案。”公司的晚辈送来了资料。翻着资料,时间都是以分为单位记录的,连要求回话的日期都写上了。肯定又是星野香织那几个高傲的海归干的。

“摆什么架子!”缘皱起眉头。

“拜托,你就息事宁人吧。”樱井说。

你们总是唯唯诺诺的,所以被人看不起啊——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宣传科里都是老好人。

那天下班后,缘顺便去了一家大型书店,为了找关于买房的书。总之先收集一些信息吧。如果不感兴趣的话那就保持现状吧,没有任何值得焦虑的理由。

走近放着有关不动产的书的那一角,缘惊呆了。只有那里,摆着显眼的粉红色的书架,一溜全是面向女性的买房指南。

真的假的啊——缘心里尖叫了起来。世道已经变成这样了啊。原来只是自己不关注而已,大家都在认真地想着买房的事啊。

抽出一本平摆着的书,打开目录,第一章的标题跃入眼帘。

“结婚和买房是两回事”

啊……缘一个人在那儿脸都歪了。最担心的事一开始就被击碎,这简直——简直都想给编辑献上一个软坐垫。

女人买房总给人独身的印象。缘害怕被人这样想,所以总不自觉地避免买房。

想都没想就去收款台了。这本书就是为自己写的。



2

第二天，一到公司首先就和樱井聊上了。

“其实呢，我考虑考虑觉得还是买房吧。樱井君，你知不知道什么好的房地产公司？”

樱井摆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连石原也终于要买了啊！”接着笑出了白牙。

“什么叫终于啊？”

“哎呀，是感觉石原突然要离开公司了。”

“离开？”

“自己创业啊、出国留学啊什么的，感觉你要更上一层楼了。”

“呼——”缘撅撅嘴。被人这样认为还不坏。虽然本来也没有那些那么麻烦的野心。

“我们俩都在公司干到死吧。”樱井开玩笑地说。

原来如此。男人们都成家、买房、背负着贷款，才加强了互相的紧密感，成了被公司束缚着的成年人。

昨天晚上，一口气把买房的书看完了。感觉很久没读过这样一本有用的书了。对内容一条条都十分认同，叹了好几次气。

读完的时候，已经基本决定要买房了。与其说是找个最终的栖身之所，不如讲是想得到资产。有了不动产，才能提高在社会上的信用，似乎也能提高对自己的信心。

指南的第二章是“决定要买了，就告诉周围的人吧”。作者认为：“只要不是上亿圆，周围的人多少都是可以帮助你。”缘决定付诸行动。一个人承担所有这些事，确实是有些心虚。

“但是，比起房地产公司，你应该先考虑房源吧。没有喜欢的房子的话，事情也无从谈起。”樱井说。

“你啊，外行啊。一开始就去看房子模型是失败的开端。想要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就会和现实出现差距，心情也

就会低落下去。一开始应该是计划资金决定预算。你，不是买过房子吗？”

“我家是我爱人决定的。我只是听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樱井尴尬地挠挠头，“这么说来，去看房源是在筹好钱之后啊。”

“哎呀，还是你太太聪明。”

“什么啊，石原。听说你要买房？”科长山田一手端着茶杯走过来，就像刚才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着一样。“可惜啊，住房贷款减税措施从明年开始。”边说边在一个空椅子上坐下了，“不过你现在可以去金融合作社，你反正也不会很快搬吧。对了，石原，你多大来着？”

“你明明知道还问。”石原使劲儿皱着眉头。

“还三十五年贷款，如果还没到七十岁是比较划得来的。”

山田听都没听就说出了比较划算的还贷方法。果然像指南里写的那样，大家很是热心。

“你要向公司借款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和我一年进来的总务部的同事吧？”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向公司借款。”

“别敷衍我。好好利用公司的资金的话，一个月能省下一万好几千日圆呢。用那些钱去吃几顿好的不是很好嘛。”

缘闭着嘴没有回应山田的话。公司内部借款确实划算，却总有些抗拒心理。觉得那样的话就和公司宿舍一样被公司束缚着了。

但可能还是会借的吧，不赚白不赚。

“喂，大家开什么小会呢？”部长过来了。樱井解释过后，部长大笑：“什么？石原，你也要买房了？”接着加入了大家的讨论。

缘觉得这在公司实在难得，大家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互相帮助的局面。

搞不好，和大家说结婚的问题的话，周围的人也会拼命帮忙呢。哦，老公，房子，和结婚是不同的问题。

下午，为了调整报社的人来采访的时间，缘去了趟董事秘书



办公室。只有董事用的二十五楼从灯光到地毯全都和别的地方不同，全是高级宾馆的设计。经费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给用掉的，简直想发发牢骚。

一走进磨砂玻璃围起来的办公室，就和星野香织对视了一下。她也就是二十七八岁，没到三十的模样。光看她那内侧烫卷的头发和浅粉色的西装——这种美国式的时尚风格，就能确定不能和这个人成为朋友。

“关于日经采访的事，他们那边已经把提问的内容传真过来了。我送过来。时间安排在星期二下午两点可以吗？我觉得这样的话，能让岩崎专务董事和田岛专务董事接受采访的时间长一点儿，比较有效率……”

缘说。

“啊，不好意思，岩崎专务董事星期二下午一直到五点都没时间，安排要去试西服。”

星野香织咬着舌头含混不清地说。完全没有一点抱歉的意思，缘不禁怒上心头。

西服和采访哪个重要？老板太过恣意任性的话，秘书的工作就是要劝告啊。

“那是什么时候安排的？”

“昨天。”

星野香织满不在乎地回答。眼睛好像瞟了上去。

“如果是那样，你该当时通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将时间错开。现在要费两遍事，而且你应该也知道，这样对对方也很失礼。”

“岩崎专务董事是位很讲究外表的人。”

“这个，难道也能成为理由？”

缘礼貌地微笑着反问。有时候也很讨厌自己这样的性格，可性格就是这样，不会把情绪放在肚子里憋着。星野香织一时语塞。

“如果已经知道了要采访的事却不配合的话，我们就很难开

展工作了。”

缘加强了语气。这时，旁边走进来一位股长说道：“对不起啊，石原。以后我们会注意。”

见他比较谦虚，那也就算了。只是星野香织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

所以才觉得秘书室的女人很讨厌，把老板的位子当自己的。回到宣传科，缘就向樱井发牢骚。

“什么嘛，那个叫星野香织的女人，明明自己什么都不会干。”

“别生气，别生气。我们公司秘书室就像深宫后院一样嘛。”樱井笑嘻嘻地慢慢说。

缘的公司里，秘书室的女人几乎没有什么人事变动。新人进公司后安排了职务就一直干到结婚辞职，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她们也很是团结，自尊心也毫无意义的强。事实上她们是区别聘用的。加上她们大部分人都是上司给提的亲结的婚，上班年数也短，办公室的女人都在背地里说她们科室是“新娘修业科”。

“大家都好大的架子，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

“是啊，像我这样的，都被刚进公司两年的女孩支使去收集报道的复印件。”

“干吗不拒绝啊？你是男人啊。”

“话是这么说……”樱井的声音朝着地板，小得快听不见。

做生命保险这行的男人，平时相互之间常常称兄道弟地逞强，在女人面前却很软弱。都是因为二十多岁就被分在营业部门，管理销售小姐，被那些大妈任意地捉弄，在女人堆里混累了才回总公司的。

“那么，这一次就算是我们石原首长的强硬姿态吧……”

居然敢说这样的话，缘伸手去扯了他的耳朵。

决定买房的事当然也告诉了惠。刚买了房的惠也算是第一个引路人了。

有很多事想问惠，就说要请她吃饭，把她约了出来。但只去



了便宜的小饭馆。

“马上有个内部观览会，缘来吗？”惠邀请道。

“去，去。”缘探出身回答。

所谓内部观览会，就是说买房的人在房子完工前去检查一下内部装修等的完成情况的这么一个仪式。看过那本指南以后大概还是知道一些。

“我觉得我要买的话还是新盖的房比较好，光看房屋的模型就决定买不买，很需要勇气吧？”缘问。

“确实要啊。要是房型和模型相同的话还好，房间布局不同的话就只能靠插图和电脑图解来判断了。最后会觉得烦死了。”

“哎，惠在找房子时觉得不能退让的事和最后妥协了的事是什么呢？”

指南上写着“把条件按优劣排序，放弃等级低的”。

“坚持不让的是采光和景致。最后妥协了的恐怕是噪音吧。”

“那里很吵？”

“去工地看的时候发现房子前面就是一条主干道，到了深夜也会有很多车辆发出噪音。到底能不能忍受，我烦了三天呢。”

“是啊，肯定很烦的。”要是自己的话，会怎么办呢？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简直安静得过分。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朝西的，而且紧挨着就是一栋大楼。那种压迫感实在让我很辛苦啊。休息日的时候，一拉开窗帘，眼前就是大楼的墙壁，简直什么心情都没了。我很想要窗外就是蓝天和阳光的生活。所以把这一点放在了第一位，放弃了安静。”

“哦。”缘很佩服惠的干脆干练。自己肯定也不得不放弃一些什么吧，房间的面积或者附近的车的路线什么的。

“缘优先什么呢？”惠问。

“可能也是阳光吧，我想在阳台种花。”

“是啊，没有阳光的话，偶尔有什么休假都不好玩了。虽然也常常有些独身的上班族，认为向阳这事随便有没有都无所谓，可是我不觉得。只要冬天能在阳光充足的起居室打个盹的话，其他

很多事我都能忍了。”

缘点头认同。真是深有同感。没有了能够真实感受到幸福的那些瞬间，生活就只剩下辛劳了。

“还有，不管怎样，还是市中心好啊。最好是港区。”缘补充到。理由是想避开生活庸俗的气味，不想在家庭主妇和小孩子的包围下生活，邻里间的往来也尽是麻烦。

“港区……你这个拿高薪的。”惠做了个鬼脸，“不过，一想到什么卖啊贷款啊之类的事，就会觉得比起面积还是方便比较重要。”

“惠也估计过这些事啊？”

“哎呀，这不是可能会结婚么。说不定对方是个开张营业的医生，在市区有个六百平米的房子呢。”

“啊哈哈……”缘大声笑了起来，“那我就等骑着白马的律师出现吧！”

上菜了。也许惠是客气吧，她点了道便宜的菜，酒也只是一杯。又或许她自己也正在节约呢。总之为自己考虑得那么周到，缘很开心。

“我二十八岁那年，不是有个让我去伦敦的分店上两年班的机会嘛。”惠撕着面包断断续续地说。

“嗯。我记得。”

“现在我好后悔啊，当时为什么就不去呢。当时觉得结婚的压力很大，完全没有勇气离开日本两年，就拒绝了。现在想想，才二十八岁，还早得很嘛。可当时偏偏不这么想……”惠把手支在桌子上看着远处，“结果，自己被年龄束缚，一会儿想想觉得太晚了，一会儿又觉得还是再看看情况，结果什么都没干，这是最傻的。”

“是啊，同感。”

“现在虽然‘已经三十四了’，可是五年后会不会想着‘那时候才三十四啊’？”

“嗯——五年后就三十九了，想都不愿意想。”

缘叹了口气。但是，她把这当做一个最基本的建议接受了。自